



# 迦尔洵短篇小说集

JIAERXUN DUANPIAN XIAOSHUO

---

[俄]弗·迦尔洵 著

---

高 文 风 译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1512.44  
J224

# 迦尔洵短篇小說集

〔俄〕弗·迦尔洵 著 高文风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译者序

弗·米·迦尔洵(1855——1888年)是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俄国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俄国的残酷现实和社会冲突。在艺术上,他也有颇多建树。他师承陀思妥耶夫斯基,工于社会心理描写,将其溶于短篇小说里,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点。他的传统和艺术探索得到了契诃夫、柯罗连科、安德烈耶夫等俄国作家的继承和发展。

弗谢沃洛德·米哈伊洛维奇·迦尔洵于一八五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生在一个军官家庭。童年时代,授予他启蒙教育的是一位参与革命运动的教师扎瓦茨基。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迦尔洵接受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一八六三年,迦尔洵至彼得堡求学,一八七四年考入采矿学院。在此期间,他开始了文艺创作。一八七六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讽刺特写《某自治局会议正史》。

一八七七年,俄土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沙俄以“协助”巴尔干半岛各斯拉夫族进行民族解放为名,发动的实际上推行泛斯拉夫主义和争夺霸权的战争。迦尔洵受到欺骗,志愿入伍。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后,迦尔洵不久便退役了。战

争的残酷现实促使他逐渐认清了它的实质，他把战争看作社会罪恶之一。一八七七年，迦尔洵在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主编的《祖国纪事》上发表了反映战争题材的小说《四日》，因而蜚声文坛。从此，迦尔洵投身于文学事业。

在这一时期，迦尔洵受到早期革命的民粹派的影响，同情他们的“到民间去”等政治主张，但是，随着民粹派的演变，到八十年代时，迦尔洵对他们的政治主张，尤其是暗杀等个人恐怖活动，逐渐产生怀疑，失望，终于予以反对，谴责。但在对民粹派失望之后，迦尔洵看不到真正能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这样，在他的这一时期的作品里，出现了悲观、迷惘的情调。

迦尔洵从幼年起神经就不健康，一八八〇年二月他精神失常。发病原因是他目睹沙俄当局血腥镇压民粹派，受到了严重刺激。迦尔洵因病停笔达二年之久。一八八二年初，迦尔洵的健康稍许好转，重又写作。在此时期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列·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的说教影响。一八八七年末，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使迦尔洵心情抑郁、苦闷，健康再度严重恶化，随时可能发展成疯癫。他极其痛苦，终于在一八八八年三月十九日昏迷中坠楼自杀，三月二十四日逝世。

## 二

迦尔洵的第一篇成名之作《四日》，发表在一八七七年俄土战争正酣之际。这是一篇揭露战争性质，反映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的作品。《四日》的情节，并不复杂、曲折。主人公在战斗中负伤，脱离了队伍，孤零零留在沙场，与其相邻的

唯一一具被他杀死的土耳其士兵的尸体。战斗经历和残酷现实迫使主人公回忆、思索：为何进行这次战争——这个问题不仅他模糊不清，连被他杀死的土耳其士兵也一无所知，因为土耳其士兵同俄国士兵一样，都是普通农民。面对死者，主人公脑际浮现一个可怕的问题：他为什么要杀死这个土耳其人？这究竟是谁的罪过？

尽管《四日》还没有明确指出俄土战争的罪恶性质，作者还仅仅是从维护和同情普通人民利益以及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来谴责战争，但它提出的问题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反映了群众的心声。这便是小说受到社会上民主力量的欢迎，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四日》提出的问题，在另一篇小说《懦夫》（1879年）里得到进一步的阐述。《懦夫》所描写的故事也发生在俄土战争的年代。此时沙俄发动战争的骗人口号已为俄国先进人士看穿，因而这篇作品的倾向性和揭露性更加明显、强烈。作者已把战争当作社会罪恶之一来加以谴责。《懦夫》这一标题只是一种讽刺手法。主人公实际上并非胆小惜命的人，他反对战争并不是出于苟且偷生的欲望，而是因为他认为战争是一场全民的灾难，他被这种合法化了的大规模屠杀所激怒，感到震惊和愤慨。在主人公的心目中，库兹玛的苦恼是人民大众经受的海一样的苦难的缩影。

当然，并非所有迦尔洵对战争的看法都是我们所能接受的。迦尔洵一方面反对战争，另一方面却又主张每个人都有义务分担人民的灾难，都应入伍、作战。这自然是作家的历史局限性影响所致，因为他生活的时代不允许他更积极地采取行动，反对沙俄发动的侵略战争，解除人民的苦难。他消

极地“逆来顺受”，抱着“尽义务”，分担人民的苦难的想法，参加战争，“前去送死，前去杀人”，实际上，这样作仍只能是为沙俄政府当炮灰，当侵略工具。

迦尔洵写作的另一个主题是揭露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社会矛盾和道德风尚的堕落。属于这一主题的作品有：《事件》（1878年）和《邂逅》（1879年）。

《事件》的主人公伊凡·伊凡诺维奇在爱情生活中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最可憎的罪恶之一——卖淫，他既无力与之斗争，无力援救所爱的人，又不肯与之妥协，最后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在七十——八十年代的俄国，卖淫不仅成了合法的行业，而且变为特殊的“职务”——与民事法官同样履行“维护风化”的“职务”——并且有“哲学”论证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主人公的自杀和纳捷日达的遭蹂躏，同是吃人社会造成的悲剧，他们都是罪恶社会的牺牲。

在《邂逅》里，迦尔洵塑造的完全是另一种道德堕落的典型人物。如果说纳捷日达虽堕落到卖淫地步，受人歧视轻蔑，但还保持精神上的高尚，那么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库德里亚绍夫恰恰相反：他富有，参加国家的工程建设，受到社会尊敬，但是他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贪污盗窃，营私舞弊，而且毫不感到良心“谴责”，公开宣扬弱肉强食的强盗理论。实质上库德里亚绍夫从精神到肉体已经堕落到了水族馆里那条凶狠贪婪的大鱼的地步，在道德上已经异化为嗜血的动物。

迦尔洵不仅揭露和谴责社会罪恶，而且主张和号召与之积极不懈的斗争。《画家》（1879年）便是这样一篇作品。小说情节围绕着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

题展开。“为艺术而艺术”的画家捷托夫，口若悬河地大讲特讲“艺术本身就是目的”，实际上他认为最实际、最本质的并不是这些漂亮言词，而是绘画能卖上“好价钱”。捷托夫作画时也不是什么“创作家”，而是一个投顾客所好，受金钱左右的市侩和商人。

里雅比宁与他截然相反，他作画不是为了钱，也不计较荣誉。他冥思苦想，探讨艺术真正的社会意义。他不愿为满足“暴发户”，“架在两条肥腿上的大肚皮”的虚荣心而创作。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针砭时弊，能“惊吓一下那些清洁干净、油头粉面、引人仇怨的人群”，通过描绘人民的苦难，震撼那些脑满肠肥、自我满足的人们的的心灵。但是，即使真地创作出了这种作品——《聋子》之后，里雅比宁仍不满足，他毅然抛弃了绘画艺术，决定“到民间去”作普及教育工作，因为他认为这更有利于积极地同“日益扩延的溃瘍毒疮”作斗争。里雅比宁的理想和行动真实地反映了早期革命的民粹派的主张。

几乎在《画家》完成后不久，迦尔洵发表了《棕榈》（1879年）。这是一篇寓言故事式的作品。作家通过一株不甘心老死于温室——漂亮的监狱，渴望冲向自由天地的南国棕榈的悲惨命运，歌颂了“不自由勿宁死”的坚强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虽然棕榈冲出温室仍不免一死，但它是胜利者，因为它的死证明争取自由的斗争本身就是美好的，可歌可泣的。从另一方面来讲，这篇作品也反映出迦尔洵的悲观、迷惘情绪。

此时期的另一部小说《黑夜》（1880年），表露的是另一种倾向。这里描写了一个对现实不满的小人物由悲观厌世

逐渐转变为渴望积极有为地生活和活动的过程。作家通过细腻入微的心理分析，揭示了主人公的矛盾内心。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主人公终于醒悟到再也不能仅仅关心自己和仅仅替自己盘算，而应为人们共同的真理而生活，从而放弃了自杀念头（子弹上膛的手枪仍在案头，并未使用）。但他未及开始新的生活和行动，兴奋之余，他心脏病发作猝然身亡。迦尔洵如此处理主人公的结局是有其原因的。在七十——八十年代里他能让主人公找到什么具体的行动呢？“共同的生活”，“共同的真理”——对这些美好然而抽象的概念，连迦尔洵本人也未必明确。

如果说《棕榈》牺牲生命仅仅是为了个人自由，《黑夜》的主人公刚刚醒悟，决心摒弃自我，为共同的真理而生活时便已死去，那么《红花》（1883年）的主人公却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而甘愿自我牺牲的战士。在这位可敬的狂人眼里，红罂粟花是全世界罪恶的化身。他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障碍，终于三次折取了花朵。每消灭一朵，他的体力便丧失一些。他与毒花搏斗，感到花儿的毒素渗入他的胸膛，正在慢慢地杀死他，但是他感到幸福，因为“这是一个忠诚战士的死亡，是人类第一个战士的死亡，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人敢于同时与全世界一切罪恶进行搏斗”。“我们歌颂勇敢者的奋不顾身！”——高尔基在《鹰之歌》里用这句话赞美雄鹰渴望自由和斗争，但行动迹近疯颠愚傻的精神。这句话用在《红花》的狂人身上不也同样合适吗？

完成于一八八三年的小说《驯熊》是一篇寓意性的讽刺作品。作家揭露和讽刺了外省显贵的空虚、庸俗的生活习俗。此外，迦尔洵在作品中，寓有尖锐的政治含意。他在对

母亲讲到这篇小说时，曾经愤慨地说：“不准许我写如何绞死人，我就给他们写怎样枪杀驯熊吧！”驯熊的悲剧实际上是俄国人民的悲剧。

《信号》（1887年）是迦尔洵最后作品之一。在这部小说里，作家塑造了两个人物——瓦西里和谢苗。瓦西里富于反抗精神，社会的不公正使他愤懑不平，准备采取一切手段发泄满腔仇恨而不计后果。与之相反，谢苗却有一颗博爱之心，他不惜用自己的鲜血染红旗帜，借以制止列车触险，从而拯救了车上的旅客。

这部作品集中反映了迦尔洵创作中的矛盾倾向。他一方面号召积极斗争，另一方面却又宣扬类似托尔斯泰主义的“宽容、忍耐”，“不以暴力抗恶”的生活态度，宣扬用“积极的爱”等道德力量去唤醒人们改恶向善的主张。这正是迦尔洵世界观的内在矛盾的反映。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迦尔洵的作品时必须注意到的。

###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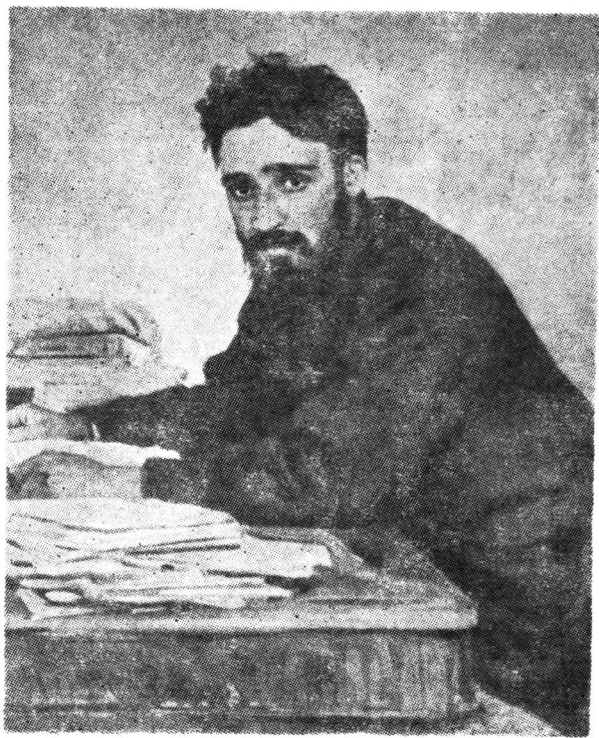
迦尔洵的名字，对于中国读者并不陌生。远在一九〇九年，鲁迅先生就曾用文言译过他的《四日》，并对他的创作作过简介。后来，巴金同志也译过他的作品多篇，如《红花》、《一件意外事》等。

迦尔洵的短篇小说，艺术价值颇高，几乎每篇都各有特色，结构、布局互不雷同。同是心理分析，迦尔洵采用的形式多种多样，而且尽皆细腻入微。有人说在迦尔洵的创作里可以发现诸如象征派、意识流等因素，这并非全无道理。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和研究这位俄国作家，我们根据《迦尔

洵文集》（苏联文学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五五年）重新翻译了他的一些作品。

译者在文学翻译界还是一个新兵，在翻译技巧、语言运用、表达手段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弱点，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批评指正。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本着学习的精神，精心研读了几位前辈的译作，从中学习和汲取了许多宝贵知识。这是译者应该在此表示感谢和加以说明的。

一九八一年三月于哈尔滨



弗·迦尔洵

列 宾 画

## 目 次

---

|             |     |
|-------------|-----|
| 译 者 序 ..... | 1   |
| 四 日 .....   | 1   |
| 事 件 .....   | 17  |
| 懦 夫 .....   | 40  |
| 邂 逅 .....   | 68  |
| 画 家 .....   | 94  |
| 棕 榈 .....   | 119 |
| 黑 夜 .....   | 129 |
| 红 花 .....   | 152 |
| 驯 熊 .....   | 172 |
| 信 号 .....   | 193 |

## 四 日

我记得，我们在林中奔跑，子弹嗖嗖地尖声呼啸，打得枝叶纷纷坠落。我们窜跑出山楂树丛。射击声更加密集。透过林边闪现出一片红光，忽此忽彼地出没不定。第一连的年轻士兵席道洛夫（“他怎么到了我们的散兵线？”我头脑里蓦地一闪）忽然翻身坐倒，一言不发，呆瞪起惊恐万状的眼睛望我。他嘴里滴出一股鲜血。对，这场景，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还记得，几乎就在林边的茂密灌木丛里，我看见了……看见了他。这是个身高体壮、肥胖不灵的土耳其人。我尽管身小力薄，却还是径直向他冲去。不知是什么砰然一响，我觉得似乎有个庞然大物擦身而过，耳边嗡嗡轰鸣。“这是他对开了一枪，”我心中暗想。他恐怖得狂喊乱叫，脊背紧紧挤靠茂密的山楂树丛。这树丛，本来可以轻易绕过，但他吓得失魂落魄，不知所措，竟然扑向了布满尖刺的树枝。我猛然一击，打掉了他手里的枪，复又一下，刺刀不知刺进了什么地方。接着，有个什么东西不知是在咆哮，还是在呻吟。我继续向前冲去。我们的人高呼“乌拉”；前仆后继，开枪射击。跑出树林，来到空地之后，记得我也曾放过几

枪。忽然间，“乌拉”声越发响亮，我们立即奋勇涌向前去。确切些说，奔跑的已不是我们，而应说是我们的人，因为我掉队了。我觉得，这事来得奇怪。更加奇怪的是，突然之间一切都消逝了；呐喊声、射击声全都静寂下来。我什么也听不见，看到的也只是一片瓦蓝瓦蓝的东西。这大概是天空。后来，连它也隐没不见了。

\* \* \*

\* \* \*

\* \* \*

这种奇怪遭遇，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似乎是趴伏着，眼前看到的唯有一小块土地。几株细草，一只头朝下地爬下草茎的蚂蚁，以及一堆堆去年残存的衰草败叶——这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我只能用一只眼睛观看，因为另一只眼睛被一种坚硬的东西压迫着，这大概是树枝，我的头正撑持在树枝上面。我难受得要死，我想活动一下身体，但完全弄不懂，为何动转不得。时间就这样流逝过去。我听见了螽斯的唧唧声和蜜蜂的嗡嗡声，除此以外，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我挣扎着，终于从身底下抽出了右手。于是，我两手撑地，打算跪坐起来。

一种刺疼感觉顿时闪电也似地飞快传遍了我的全身上下，从膝盖一直冲上前胸，接着蔓延到头部，我再次跌倒在地。又是一片黑暗，又是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 \* \*

\* \* \*

\* \* \*

我苏醒过来。为什么我能望得见闪烁在保加利亚暗蓝色天宇的星斗？难道我不是在营帐里？我为了什么爬出来的？我略一动弹，感到腿上一阵难忍的剧痛。

对，我是在战斗中负伤了。伤势怎样，危险不危险？我伸手握住腿上疼痛的地方。左右两腿全都结满了粗糙的血

瘤。我用手略略一碰，疼得更加剧烈。这疼痛有些象牙疼那样缠着你，揪心撕肺。两耳轰鸣不止，头沉脑胀。我恍恍惚惚地知道，两条腿全都挂了彩。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人抬走我？莫非我们的人被土耳其人击溃了吗？我开始梳理自己经历的事，先是模糊不清，接着逐渐清晰起来，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人根本没有被击溃。我跌倒了（不过，我怎样跌倒，这事我已记不清楚，我能想起的是大家都冲向前去，而我已经不能奔跑，眼前也只剩下一块蓝色的东西），我是在山岗上的空地跌倒的。我们的矮个子排长曾指给我们看这片空地，他嗓音洪亮地向我们喊到：“弟兄们，我们要占领那里！”我们果真到了这里，换言之，我们并未被人击溃……那么，为什么没有把我收容回去呢？要知道，这片空地全无遮挡，什么都能一览无余。要知道，倒卧这里的一定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因为敌方射击得密如雨集。应该转过头去看看。现在掉转头去已比方才方便，因为上次我苏醒过来，看见小草和缘草茎爬下的蚂蚁时，我曾经试图爬起，结果是又跌翻在地。这次跌倒，已不再是原先的姿势，我翻转身躯，仰面朝天了。正因如此，我才看得见满天星斗。

我微微欠身坐起。两条腿全都负伤，在这样情况下，坐起来十分困难。我不得不多次挣扎，疼得我眼含泪水，但总算坐了起来。

在我头上，是一小片暗蓝色天空，那里闪耀着一颗大星和三五颗小星。身前身后，是一些黑魑魑、高巍巍的东西。这是些灌木丛。原来我是在灌木丛里，所以人们才没有找到我！

我感觉，在我头上连头发根都在簌簌直动。

不过，既然敌人是在空地射中了我，我怎么会到灌木丛里来了呢？也许，我受伤之后，疼得神智不清，竟昏头昏脑爬到了这儿。奇怪莫解的是，我现在连动都不能动，那时节竟然能够爬到这片灌木丛。也有可能，当时我仅受了一处伤，到这里后才被另一颗子弹打中。

惨淡浅红的光点，在我的周围隐没了。太星黯然失色，三五小星则完全不见了踪影。原来是月亮升上了天宇。这时候，若能呆在家里，该有多好啊！……

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传到我的耳际……好象有人在呻吟。对，这确是呻吟声。在我附近，是不是还躺有别的什么人？是不是他也同我一样，被人遗忘，两腿负了伤，或者子弹射进了他腹部呢？不，呻吟声离我很近，可是我的周围似乎并没有人……哎呀，我的老天爷，原来这就是——就是我本人呀！低沉的、如泣如诉的呻吟声，莫非我真这样疼痛吗？大概真是如此。只是我无法理解这种疼痛的究竟，因为我的头脑如云雾一般混浊，似铅块一般沉重。最好还是躺倒，睡觉；睡，一直睡下去……不过，我什么时候还能醒过来吗？这已经无所谓了。

正当我准备卧倒的时刻，宽宽的一道惨白月光清晰如昼地照亮了我躺卧的地方，我看到，在离我五、六步远处，匍匐着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月光映射之下，它的上面有几个发光的斑点。这是纽扣或者是军事装备。这一定是——死尸，或者是伤号。

管它呢，我还是躺下……

不，不可能！我们的人没有离开，他们就在此地；赶走土耳其人之后，他们留守在这块阵地上。为什么听不见喑

嘴谈话声，听不见篝火劈剥声呢？唔，我虚弱得什么也听不见了。他们一定就在这里。

“救救我！……救命啊！”

疯狂、暴躁的嘶哑吼叫声，一阵阵冲出我的胸膛，可是听不到任何回响。吼声在夜空里凄厉地回荡。除它以外，却是万籁俱寂。唯有鑫斯仍旧象先前那样婴鸣个不止不休。月亮转出圆圆的脸庞，怜悯地俯望着我。

如果他仅是负伤，那么吼叫声理应早已把他惊醒。这一定是具死尸。是我们的人，还是土耳其人呢？唉呀，我的上帝！好象这还有什么两样似的。接着，睡魔使我阖上了发炎的眼睛。

\* \* \* \* \*

我躺着，虽然早已苏醒，两眼却不肯睁开。我之所以不愿睁眼，是因为透过闭着的眼睑感到了日光；我若把眼张开，日光会刺痛我的。况且最好是连一动也不要动……昨天（大约这是在昨天吧？）我负了伤，已经过去了一天一夜，再过上几天几夜，我就会死去。反正都一样，还是一动不动为好。让身体静卧不动吧。若是连脑子也能停止活动，那就更好了！但是，没有办法使它静止。思想，回忆，在我头脑里挤成一团。不过，这一切都是短暂的，不久即将结束。唯有报纸上会印出几行文字，说我方损失甚微：伤若干名，志愿列兵伊凡诺夫阵亡。不对，连姓氏也不会写，只能简单地报道：阵亡一名。一名士兵，就象那条小狗崽子一样……

我的想象里鲜明地浮现一幅完整的图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不过，所有的事，我的整个一生，我两腿折断、倒卧此地之前的那段生活——这些都已是陈年往事了……我漫步